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册 目录

第三部分 北京的失陷与英法联军的暴行(上)

庚申畿辅纪变略	陈代卿	二
庚申夷氛纪略(稿本)	赘漫野叟	五
庚申北略(钞本)	不著撰人	二六
庚申都城戒严事记	不著撰人	三四
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钞本)	不著撰人	四四
空青水碧斋文集(选录)	蒋琦龄	五七
罔极编(摘录)	吴可读	六六
心白日斋集(选录)	尹耕云	七〇
拙修集(选录)	吴廷栋	八二
未灰斋文集(选录)	徐 鼎	八五
翁文恭公日记(摘录)	翁同龢	八七
补竹轩文集(选录)	鲍源深	一二三

越縵堂日记补 (摘录)	李慈铭	一一五
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	刘毓楠	一三三
清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	史料旬刊	一四六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选录二)(钞本)	前清华大学历史系	一六九
玉池老人自叙 (摘录)	郭嵩焘	二七七
郎潜纪闻 (选录)	陈康祺	二八八
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	薛福成	二九〇
花随人圣龕摭忆 (选录)	黄浚	二九八
霞外攬屑 (选录)	平步青	三二三
棋祥故事	王闳运	三三四
殷谱经侍郎自定年谱 (摘录)	殷兆镛	三三八
慎节斋文存 (选录)	陈代卿	三三二
中西纪事 (选录)	夏燮	三三三
清裨类钞 (选录)	徐珂	三六一
清史稿邦交志 (摘录)	赵尔巽	三六三
西书中关于焚毁圆明园纪事 (八篇)		三六一

第四部分 北京的失陷与英法联军的暴行(下)

英夷和议纪略·····	不著撰人·····	四六五
麓生诗文合集(选录)·····	何元普·····	四七一
袁侍郎奏稿(选录)·····	袁希祖·····	四七六
水流云在馆奏议(选录)·····	宋晋·····	四七九
威妥玛所盗窃之中国档案(钞本)·····	王崇武校录·····	四八一
顺天府志(摘录)·····	张之洞·····	五〇〇
通州志(摘录)·····	王维珍·····	五〇一
朝阳县志(摘录)·····	孙庆璋·····	五〇二
圆明园记·····	黄凯钧·····	五〇六
圆明园词序·····	徐树钧·····	五二二
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	王闾运·····	五二七
招隐山房诗钞(选录)·····	戴启文·····	五三三
函楼诗钞(选录)·····	易佩绅·····	五三五
笠云山房诗集(选录)·····	王权·····	五三六

普天忠憤全集(逸录)..... 魯阳生..... 五八

附录

(一)人物传记 叶名琛 黄宗汉 桂良 肃顺 僧格林沁 徐广缙..... 五三〇

瑞麟 巴夏礼 额尔金..... 五三〇

(二)条约选辑..... 六三四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书目解題(下)..... 六三四

第三部分
北京的失陷与英法联军的暴行(上)

庚申畿辅纪变略（慎节斋文存卷上）

（清）陈代卿撰

咸丰己未，英吉利乘粤寇鸱张，中国多故，以轮船载兵闯入大沽。科尔沁王僧格林沁焚其二艘，尽击走之。庚申之秋，英、法、米三国连檣而至，僧王御之海口。米欲和，英、法欲战，自北塘率马步万余，登岸分扑，我未阵而敌长驱矣。王退保八里桥，朝命光禄卿胜保带兵往御，至广渠门外，为飞炮惊堕马，遂相传胜保阵亡，朝廷大震。二三当国王大臣，力排众议，请上幸热河，时八月初六日也。次早，六宫先发。初八巳刻，上自圆明园起辇，王公大臣随行数百人，带禁军二千扈从，两日行八十里，至密云县之石槽，禁军饥不得食，势汹汹欲溃，王大臣不能禁，相聚泣。户部堂官乃遣急足至京购肉脯果饵数千斤分饷之，始成行。所过地方官吏皆逃，全无一供顿，内出黄金易制钱不可得。上驻蹕逆旅，调御膳未熟，兵丁就釜中攫食。恭王自赴厨监制鸡子数枚进，帝后乃得充饥。前进时园居各官皆散，都统文丰环视守卫禁军，无一在者，索马还内，与主事惠丰投福海死。奸人乘机焚掠，京城九门皆闭，西北烟焰涨天，无人过问也。洋人知园中内变，接踵至，各园皆火，三日夜不息，非特战无官守，诘问洋人亦不知，十余日两遭焚掠，洋人饱所欲，乃退兵德胜门求和。恭王随扈行，上命回京留守，百姓无主，闻王至大喜，皆有非常望。王大惧，赴长新店不敢入城。和议成，上命王主抚，乃还京师。方焚园时，京城谣言四起，有谓：「八月十五，金木同度。」苏州以是日失守，人心惶惧，一日数惊。外城彰义门，日启数时，以放

行人，不数日城中车马俱尽，负载者至雇一驴不可得。京官大小有力者，皆挈眷去，而为盗所，劫夺资财，诱爱妾，以迁避被祸者，不可胜数。至有某巨公伪死，自书衔名殉节处者。又有总统天下援兵大臣，以搜查御园失物为名，截留倡优，黥货渔色。旬日之间，所见所闻，可愕可笑者，不知凡几，真奇变也。又闻御园未焚前一岁，妖言传上坐便殿，见白须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授以二品官，明日至祠谕祭之，不一稔而园焚，岂前定欤？

庚中之秋，余方砚食海淀，闻津沽警信，谋国者以逼近海氛，议请上北狩，谕府尹及大，宛两县大备车辆，部寺科道连章力谏乃止。八月初六，忽得胜保败信，王大臣复申前议，请速北狩，仓猝即发，人多不知，余先闻之，夜徬徨不能寐。天明问居停，已扈蹕行，余竟代步入城不可得，乃途行进西直门，出南城，僦居观变。自发难至议和旬月而后定。同治中兴，今二十有八年矣。偶与友人谈及往事，沧桑之感，怒然于怀，因追述其崖略于此。

庚申夷氛纪略（北京图书馆藏稿本）

黄漫野叟撰

恭惟我国家厚泽深仁，君贤臣良，比隆三代，远迈汉唐。四夷臣服，寰海镜清，方隅砥平，承平二百余年，金匱无少欠缺，古未曾有。庚申变乱，亦开辟未闻，虽曰天数，岂非人事哉。上年己未，僧王屯军天津海口。夫僧王者，外藩科尔沁蒙古郡王也，名僧格林沁，是元太祖弟哈萨尔之后，在京供职，感激宣庙厚恩，思所以报，平日办事，尚属认真，谋国亦复尽心，可谓忠矣。荷两朝恩遇日隆，而能不自满假，退让俭节，亦可谓贤矣。所不足者有三焉：忌心未泯，事多专决，尤不知用兵耳。其屯军海口也，本为防夷夷也。及夷夷既已就抚，来换和约，乃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强欲拒之，炮轰夷船，致启衅端，盖莫放狙于蒲骚之役，有识者之所深虑也。

八年戊午八月间，长星贯斗，乾象示警。当道诸公，为国远谋，当因星变，反躬修省，画策陈谏，训卒厉兵，以备非常，乃毫不介意，优游乐逸如常，海疆重地，委之不学无术之僧王，识者早已料其必败也。

本年庚申五月间，夷众大举入寇，舣船海上，其势甚盛，其锋甚锐。诸公宜如何振作精神，以力求防剿之术哉。乃依然漫不经心，反借以援拔私人，诋排善类，以畅其所欲，专倚僧王为长城，谓可高枕为乐也，不亦大谬不然乎？总由近年来泄泄沓沓，唯唯诺诺，习惯成风，只知身家为重，视国事甚轻。党

同伐异，倒置忠佞，谁是为国认真办事者？倘有一肯认真者，众皆以为怪物，相与锄而去之，不使一朝居也。惟僧王恃其势分，莫敢谁何，力既不能排斥之，反从而要结之，争相附和之。办理海口事宜，任其独断独行，共目为奇才异能，必能办贼，岂知将不知书，鄙夫勇也。又况勇而无刚，有名无实，缓急何可倚哉。

僧王在海口，经理年余，建炮台，置铁栅，浚濠筑垒，费帑金至数十万两之多。百里村庄，伐人树木殆尽，损人坟墓极多，御史奏参而不恤。其调到口外达兵，内有一种鱼皮达，谓能涸水，用以摧沉夷船，可操必胜，有恃不恐，浅见者皆以为必胜无疑。谁知夷船驶入，铁栅竟为虚设，夷众冲突，壁垒莫之能御，两年之工，废于一旦，由是海口诸地尽失矣。僧王先于海滩空旷处所，埋藏地雷，拟待夷众登岸扎营，轰而毙之，此何异守株待兔，极为可笑。并派令提督乐善，在海岸保守炮台，而不予陆路设防。乐公恐为敌所乘，再三言之，而僧王不纳。迨被津人刘杏子，泄其地雷之谋，夷人引水浸灌，而地雷之计不行，反被夷人抄袭，全军败丧，非独旗兵伤亡甚多，达兵亦伤亡无数。夷众将尸填濠而过，直取炮台，陆路无防兵，提督乐善死之。由是炮台亦尽失矣。僧王之技已穷，自保身命，遂弃天津府城于弗顾，狂奔至杨村而后息焉，杨村在府城西北六十里也。通观种种情节，天数耶？人事耶？不待智者而知之也。

原夫僧王所以致败之由，颇有类于楚屈瑕者。盖自三年癸丑秋，粤匪由江南北窜，沿途裹胁，众号十余万，所向无前，不旬月而破十余城，直抵天津府，希图夺而据之，已成破竹之势矣。幸赖大兵云集，将帅百僚，人人奋勇，内惟钦差大臣胜保一军，尤为劲旅，屢挫凶锋，转败为胜，实由于此。更得津人齐

心助力，共保危城，用彰拯伐，歼除丑类殆尽。渠魁林凤翔窜于连镇，李开方窜于高唐之冯官村，各带死党不过数百人。前后两次，特命僧格林沁督师剿办，官军二万余众，环而攻之，日久无功，因各就其地之远近，开渠引水以灌之。凤翔就擒，开方请降，先后槛送京师，并磔于市，僧王蒙恩晋爵亲王。市井小民，颂美其功，一倡百和，竟有比之于关壮缪者。闻者掩耳欲呕，而僧王意颇自得，岂非又一莫敖乎？及至上年己未，英夷在上海，与钦派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两江总督诸大臣，已经议定就抚，到京换约，是遵我皇上谕旨而来也。并奉谕都中为之埽除馆舍三所，供张华贍，以待其至。各夷船于五月内，齐至天津海岸，停泊大口，僧王拒不放入。米利坚将船退出，别由小口登岸，于六月二十八日入都，共二十余人，置之老君堂馆舍。奉上谕：其词意甚属恭敬，特将和约用宝互换，永远和好通商，即宣示使臣华若翰知之，钦此。华若翰等即日出都，极其安静。迨英夷在津，不肯将船退出，欲由大口登岸。据僧王奏报云，夷船闯入内河，先行开炮，并以步队搦战，被官兵击毙数百人。夷船入内河者，共十三只，惟一船逃出，余悉击伤，不能驾驶，夷兵头赫姓，亦伤腿不能转动。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督战，炮伤殒命，等因具奏。向闻史、龙二公，皆著名良将，同时阵亡，军中莫不恻惜。直隶总督谭襄在大沽闻变，急觅得民间二人小轿一顶，乘之而逃，观者如堵，齐声大叫：「好好好！」廷襄不解，顾问左右曰：「是何言也？」左右漫应之曰：「众百姓，都为大人助威也。」语极趣，亦极刻酷。僧王此一举也，取快一时，白居不世奇功，遂种来年大举入寇，荼毒生民，焚毁御园之祸，皆由偶胜已穷之粤匪，致轻方张之英夷，谓非狙于蒲骚之过欤？而已成之和约，因此决裂，亦甚可惜，此上年己未起事之原委也。

我思僧王一鼓作气，英夷被创，其意以为不敢再来矣。即使再来，亦有备无患。其于海港竖柵也，用铁工至五六百名，用熟铁至百数十万斤，历时半年始成。于各港内层层密布，谓夷船不能飞渡矣。其于海岸筑垒也，内外各竖合抱大木一层，加帮小木十余层，中以牛皮囊土实之，椎筑极坚，谓夷炮断不能攻矣。挖濠深广皆二丈，马队万难超越。又截留浙省解京洋铜九万斤，添铸铜炮，增建炮台，不惜数十万之帑金，其区画未始不周密也。但其保身之念太重，驱战士于虎狼之口，而自居于泰山之安，谁肯为之尽死力者？是以罔费心神，虚糜国帑，迄无成功，每战辄败。若论失律丧师，任性违悖，乌得无罪？倘非皇恩宽大，虽欲保身，其可得乎？则其生也，亦幸而免耳。

今岁庚申，夷酋额尔金、葛罗等，自粤航海而来，亦熟虑而审处矣。深畏中国兵威，帝都难犯，不敢轻举妄动。既已连合诸夷，空国远来，犹虑弗敌，在粤招募潮勇，传言不下二万人。潮勇者，潮州之无赖游民也。又募发配在粤之遣犯，多系川楚登莱之人，得数千，皆亡命之徒。又有一种名青皮者，即失业粮船水手，性素犷悍，亦招聚万余人。每战则令遣犯、青皮当先，潮勇次之，而白黑夷殿后。虽遇勍敌，止伤遣犯、青皮、潮勇，白黑夷无伤，其计亦甚伪矣。且于宁波之舟山，登州之烟台，各留舟师，以伺消息，以资应援，计画周妥，然后敢远驾长驱而来。自僧王败走后，夺获海口大沽诸地，复用重价，募天津土匪，为之向导，传闻每人日给银四钱，每战各给银一两，倘有此重赂，匪徒孰不乐为之用。是以于七月初七日，垂（唾）手而入郡城，易于探囊取物。僧王即于是日窜杨村，越一日，窜蔡村，又越数日，再窜至张家湾，离京都仅五十里，离通州仅十里矣。前击粤匪，天津人多助官兵，今乃反附夷人，何哉？推原其故，前之将帅，如钦差大臣胜保，最善用兵，身先士卒，不畏强御，文武百官，勇敢者多，畏葸者

少。又有天津县知县谢子澄素得民心，亦谄谀略，众愿为之效死，汉军副都统佟鉴，素称忠勇过人，志切同仇敌忾，与谢子澄奋力击贼，陷阵诱敌。无如旗兵违约不援，致二公同没于阵，军民人人痛惜，誓必灭贼朝食，胜公立斩畏缩旗兵二百余名，以徇于众，从此旗人怨恨之，前次所以能制胜者，无非人心人力为之也。此次军务，惟乐提督一人，可无愧色，此外将帅，大小文武，皆避贼惟恐不速，何怪津人首鼠两端，吁可慨已。

夷众自天津进发，窃伺帝乡，迢迢二百里，毫无阻碍，故无恐怖。路过数百村镇，无小无大，尽遭掳掠，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最为富庶，皆荡然矣。马头一庄，千数百家，毁为平地。七月初九日奉谕，僧格林沁拔去三眼花翎，二十六日，奉旨赏还。当斯时也，如果将帅得人，成师而出，决一死战，无难扼贼凶焰。时胜保降为三四品京堂，来京候补，一意主战。当道诸公，意皆主和。朝廷恩同覆载，四海一家，矜恤夷情，亦在许和，示怀柔而安畿甸，圣虑深远，通都无不欣感。此时果与之和，犹是申明前约，尚不至大伤国体。乃僧王仍复违拗不悛，传言又调到达兵不下万人，自备干粮，欲雪前耻，志非不壮，而不自量其才力何如耳。先是于六月之杪，已奉派大学士瑞麟带兵驻扎八里桥（在通州城西），并派贝子宗室绵勋诸人，各带兵分驻附近东南皇木厂、交亭等处，以资防堵。七月杪，贼氛渐逼，都城之上，始安炮设防。特命怡亲王宗室载垣、尚书穆荫同赴通州，与夷人议和。夷酋由张家湾来州见怡王。正在会议间，忽闻枪炮声震，探知僧王在张家湾，挑动夷兵接仗，知事不谐，夷酋即欲遁去。怡王叱令擒住，并其从役二十余人，缚送都中，交刑部监禁，此酋即巴夏礼也。僧王即日战败，退至八里桥，与瑞相合营，弃通州城于弗顾，夷人入而据之。闻此战，绿营步卒，迎敌甚力，鏖战两时之久，僧王撤令歇息，而

以马队达兵继之。马与步交仗不利，达兵纵马而回，致将我绿营步卒冲散，被贼抄截奋击，死伤儿尽。贼入张家湾，挟愤焚杀淫掠，倍极惨酷，僧王从此破胆矣，此八月初四日事也。

奉谕胜保授光禄寺卿，赴瑞麟营，会同办理，即于次日出都，仅集得旗兵四千名，圆明园八旗抬枪兵一千名，哨后仓卒启行，锣锅帐房全无。驰至瑞营，会同僧王，即于初七日，在八里桥南之元狐庄，与贼打仗。胜公一马直前，与贼目对面接话，大喝曰：「我是胜保，尔等亦尝闻我之名乎！」众兵丁目睹此概，耳闻此言，不自知勇气，从何而来，亦各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战一时许，伤毙敌兵千余，白黑夷死者不少，贼势不支，披靡却退。无奈瑞相一军，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僧王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撒队而逃。以致我军摇动，贼势复张，一鼓而回。胜公中鸟枪伤额，血满胸前，犹带伤挥军血战。旗员旗兵，伤亡者多，无一退缩者。复被炸炮击碎胜公所乘马首，炮子由鞍鞅穿过，烘伤胜公两胯，马倒人翻，又压伤左臂，昏迷不省。众兵抢护，送回都中养伤。此一战也，贼尸狼藉，（夷人载尸九船，送回海口，或言是病死者，或言即此一战杀死者，未知孰是，殆兼而有之耳。）其气已夺，立见败窜，倘瑞相、僧王，肯稍接应，定能破敌成功，所全实多，军民人等谈及之，无不啧啧叹惜，可云虽败犹荣矣。或云僧王忌胜公威名，不欲其功之成，且伊素所畏者，止胜公一人而已，固欲置之死地，假手于人以杀之也。又或云，僧王经营两年，节节败退，胜公乃欲一战成功，是不为僧王留余地矣，无怪僧王□□。此之说也，其然乎？其不然乎？独是达兵连次败走，并不归伍，散向各村庄，寻乞饮食，或夺财物，亦有带伤浑身浴血者，窜入人家，妇女误以为贼，惊惶失措，有投水者，有投纆者，有先杀子女而后自杀者，未被夷人之害，先遭达子之殃，僧王不能辞其责矣。

自初七日元狐庄战败，即日都门尽闭。初八日巳刻，圣驾启蹕巡幸木兰（即热河），示意亲征，鼓励将士。为臣子者，果能仰体圣意，激发天良，协力同心，未尝不可以一战。乃僧王收兵退扎朝阳门外，瑞相退扎德胜门外，东南领兵将帅，只知自守藩篱，按兵不动，竟使东郊数十里之内，无一官一兵防守，夷人进据八里桥，任其出入游徼，无有过而问之者。自古两军对敌，未闻有玩寇如此之甚者。人事颓坏，至于此极，尚得倖之天数乎哉？虽然，夷人初未尝藐视中国也，惧有伏焉，观望越起，不敢遽进。于是勾结汉回土匪，响应者众，为之侦探虚实，窃听风声，逐渐进移，逐渐进至定福庄（离朝阳门十八里），再进至慈云寺（离朝阳门八里）。僧王亦逐渐退移，一退至东直门外，再退至安定门外矣。跋扈盛气，化为乌有，众共号为松王云。

八月十二日，有男女夷六七十人，骑马至朝阳门吊桥边，沿城濠东岸南去，阅视城垣。时旧相赛尚阿蒙恩起用，在朝阳门协同克勤郡王宗室庆惠，城上督巡，亲见男女诸夷经过，竟置不问。或云赛公欲击之，而克王不从，反严谕官兵等，毋得惊动。夷众因得从容阅视，按辔徐行，南至东便、广渠两门外，阅毕回巢。复纵黑夷及土匪等，四出剽掠，以观我之举动。凡朝阳、东直两门外，百数十庄村，多被残害，亦有被焚者。更伐木造云梯，以备仰攻。凡此皆所以示意城中，而城中寂然无声，束手以待。历时半月之久，窥破真是不备不虞，乃敢放心大胆，于廿二日，绕郭至安定门外，土匪皆假扮夷人，为之前驱，纵火焚烧，肆行劫掠，德胜门外，同日亦被焚掠。瑞相见之，即传令军士列队，前队皆已成列，而瑞相由后骑马潜逃，不知所之。军士相谓曰：「主帅已遁，我辈何为？」哄然而散。僧王所部达兵，悉听出口自行归牧。僧王逃往清河（在德胜门北二十里）躲避。贼侦知之，乃逃回匿于西八里庄（在阜成门

外)。贼又知之，遂向西南而奔，至广安门外莲花池，匿于村氓之家，所带仅僮仆三人，栖身茅屋三间。后数日，瑞相单骑寻往，依于僧王而共匿焉。予昔见浙东之兵，未尝与夷人战，风闻辄逃，心痛恨之。不料此种情形，复见于今日。若论误国之罪，今更甚于昔也。可哀哉！可恨哉！贼匪即于是日，直扑海淀，绝无一卒一骑出而御之。遂于酉刻，焚御园大宫门，延及同乐园、慎德堂等十八处，市肆间如娘娘庙、老虎洞各大街，王公大臣之平泉、绿野各名园，尽付劫灰，火光烛天，数日不灭。总管大臣明善逃走，文丰（姓董氏）投福海溺死，蒙恩照尚书例赐恤。内务府员外郎清泰（姓王行六），亲丁十六口，阖门自焚，奉旨优恤，余不及备述。凡御园内陈设珍宝书籍字画，御用服物，尽被搜括全空，人扛车载，送往天津夷船。夷人先之，土匪继之，遂使一丝半缕无遗，遗弃者遍于道路。此真天翻地覆，泣鬼惊神之大变，悠悠苍天，曷其有极！瑞乎僧乎！抚心能无一动乎？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奈何军国大事，顾令王元谟望风退走（语本发明），李元平便液污地，帷幄诸公，运筹何事？清夜扪心，亦为之一动乎？

国家祸乱，至斯极矣。追思致乱之由，初作难者，以林则徐为酋，而成之者裕谦也，甚之者僧格林沁也，参之肉其足食乎？其善为抚驭，消息于未萌者，以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里布为第一，大学士侯爵两广总督琦善次之，大学士两广总督宗室耆英又次之，赞襄枢密，始终其事，任劳任怨，安天下者，则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一人也。

通州所获夷酋巴夏礼，幽囚刑部，仅数日而出之，馆之于高庙清静福地，接以宾礼，供给丰腆。有武备院卿恒祺者，昔曾任粤海关监督，巴酋来粤贸易，曾与之交好，因令恒祺介绍和议。近和局尚无端倪，而御园已成灰烬。廿二日焚园，廿四日纵巴夏礼出城，及其徒从，脱然归巢而去。拘诸原，免诸

国，只为议和，恒祺为之清也。维时土匪既满腹，无复他求，各自散去。夷众于廿五日，由海淀退至安定门外，在地坛围墙内麇聚。城上先设数千斤大炮五尊，小炮尚多，相离切近，无难一轰而尽歼之。总以狙于和议，不肯轻发，论者惜之。所有安定、德胜、西直、阜成四门外各村墅，尽遭蹂躏，安河之丰益仓，被抢粳米四万一千六百余石，仓场侍郎自请议处。八月二十九日，忽闻大开安定城门，放夷人入城，通国皆惊。守城大员，本不肯开城，恒祺危言以恐之曰：「如不开城门，待夷众攻破入城，虽鸡犬不留也。」于是始听从开城，延寇而入。然夷人亦颇持重，逡巡良久，不敢径入。恒祺乃带同红顶蓝顶官十余员，出城迎接，相伴而入，夷众因一拥齐进。初议夷酋入城议和，止准随带不过百人，至是拥入数千人，立时恃悍登城，猱升望杆，悬起彼国五色旗帜，尽逐我城上防兵，将我大小炮位，掀落城下，纳诸沟中。自于城楼里面，安设夷炮大小四十六位，炮口皆南向。北面城垣，东西长十里，尽被占踞，支搭帐房数百座，城门听其启闭，反禁止中国人不得出入，唯巴酋号令是听而已。城垣外皮，多被挖毁，唯恐我埋藏地雷轰之也。自夷人入城以后，白五爷奔走往来，以通和议。恒祺姓白行五，都人皆呼为白五爷，主持和议，虽不知其如何议法，但见其去至安定门见夷酋，回至巡防处见王大臣，逐日从朝至暮，不计次数，骑马往还，衣汗流赭，面尘流墨，饥渴辛劳，殊形勤劳之甚也。九月初五日，御园万寿三山，复遭夷火，烟焰连天，射入城中，五日乃熄。嗟乎！自释巴酋回巢议和，于兹十余日矣，何阿奴犹用火攻耶？白五爷办理未免不善，不若伊中堂昔在浙东，归其俘虏，载戢干戈之为得也。夷性狡悍，挟制多端，一时和议不能速成，群丑罔知顾忌，性且畏寒，城上不耐栖止，擅入人家住宿，城北居人，受侮不少，纷纷南迁，街市间累肩接踵，扶老携幼，牵男抱女，背负襁被，手提筐笼，渴蹶喘汗，妇女纤弱，蓝缕羞